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美國革命史

(一)

特勒味連著
陳建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美國革命史

(一)

特勤味連著

陳建民譯

漢譯世界名著

萬有文庫

第二輯七種

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原序

美國革命史所受之歡迎程度殊出作者意料之外。美人獲知一大部分英人自爭執之始至爭執之終對於移民皆抱一種好感尤爲快慰。而歷史學者與作家以及華盛頓最高當局皆寓書不佞表白此情，惜此類書簡皆屬私人信札未便披露耳；抑此同一之見解又由美國主要報紙加以發揮。茲卽徵引紐約某家有名報紙之一段文字以見一斑。『吾人僅能轉載特勒連爵士（Str. George Otto Trevelyan）所舉之證據之一小部分以見大多數英人皆不贊成政府威嚇美洲殖民地之舉。以吾人觀之，所有宅心公正而曾讀此兩卷之人皆將承認爵士已證明其事件。而此種論證對於此後美人對英人之情感應有或將有之影響不易過言。吾美學校大部分歷史教科書皆須修改又屬顯然，因其中大部分未嘗承認當前此書所曾證實之要事也。』

不佞既荷此寬容，惟有竭其所能以期當之無愧，以報盛意於萬人耳。不佞之作此書只因個人

頗欲一述所有曾吸引不佞與感動不佞之事件；且知一八九九年刊行之第一部問世之時尚有缺陷。今則此第一部業已大加整理，而若干部分且完全改作，此後即成爲美國革命史之第一卷。一部分渺不相涉之事實業已刪除，同時又於若干處爲重要之潤色。各卷章數連續，故此各卷即成爲美國革命時代一種連貫之歷史也。

英美兩國有病此書未曾列舉參考書者；但經一番考慮之後當知參考書之列舉既非必要，在勢亦有所不能。人之未嘗博覽羣書，研究數百冊其他書籍，參考無數傳記，小冊子，報章，雜誌，詩歌與已刊未刊之文書者決不敢望草一美國革命史。此書之材料觸處皆是；就作者言之，此種材料之收集其始係畢生不自覺之事業與快樂，其後又係畢生自覺之事業與快樂。刊印作書所曾徵引之書籍——或瀏覽之餘除證實作者所已知者外無所補益之書籍——將被人視爲炫學；而大多數讀者當諒不佞之不列舉羣書，或又贊成不佞之不列舉羣書也。遇有特別裏承之處，則於本書註解之中致其謝忱焉。

美國革命史

卷一

第一章 茶稅 英國對美之政策 殖民地總督 英國與殖民地之

社會狀況

一七六六年春一和平與善意之新章——有似許多善卷之第一章——呈現於大西洋兩岸所有真正之同胞之喜眼之前。某優秀而又博學之作家論曰：「吾人自覺難於過言美人接到印花稅條例廢止之消息後數星期間內心所感之欣悅。譬猶一七六五年因共同之恐懼十三區殖民地第一次爲相當之聯合，故當一七六六年此種聯合復因共同之喜悅暫時延長。此類美洲社會向未

如此爲一熱烈與歡樂之大浪所鼓盪也。(註一)

美國之公民猶憶任何一事者決不至忘卻如何得到此好消息，并於何處得到此好消息。在後此一年內美國之歷史讀來有似黃金時代。菲列得爾菲亞 (Philadelphia) 靜候七月四日之來臨以便同時慶祝國王之壽辰與印花稅條例之廢止。美人舉杯祝皇族，國會與「吾人善良忠實之代表，佛蘭克林」 (Franklin) 之健康。佛蘭克林既已決定應舉家盡情歡樂，即以綢緞與花緞遺其嬌妻與愛女，以代替其自身所織之衣，蓋當危急時期所有愛國士女皆不採用英國商埠運來之貨物。時伊等即御其自身所織之衣也。約翰亞當士 (John Adams) 逢此良辰獨鬱鬱不樂。『就吾記憶所及，畢生所歷之時光未嘗暗淡如上星期一者，此時本省人民正因印花稅條例之廢止欣喜欲狂。吾妻與吾兒皆患百日咳，困頓已甚。』以彼觀之，此次英國方面之大讓步終於完全收效。一七六六年十一月，於觀察此次讓步之效果後六個月，亞當士論曰：『人民之安靜與服從政府實與天下任何人民相同；其不願暴躁，喧囂與叛亂亦與政府初創以來相同。印花稅條例既已廢止，民衆紛亂之波浪即轉爲順利與和平之安靜矣。』

母國錯誤，受害，懊悔，而今則已補過矣。國會受羅金漢爵士（Lord Rockingham）及其同寅之指使，先於一種法令中主張無論何事母國皆有權利制定法律以強殖民地遵守；然後廢止印花稅條例，蓋已實際上承認上述之權利只有於殖民地所不反對之事件行使之也。此種辦法悉符英人之習慣；但不幸缺乏英人妥協之最重要條件；因不爲失敗之政黨所接受也。喬治·格棧維爾（George Grenville）首創印花稅之人，亦當日英國財政大家，怒人推翻其政策；并數陳下院內非常有力之少數黨之意見。同時在上院方面亦有議員提出抗議，專以抵抗并侮辱當日美人舉國一致之意見。此種抗議即由多數世俗貴族與五主教共同署名，主教署名於桑德威克（Sandwich）與威茅斯（Weymouth）之名之間，有似確知其主張之正當而不必苛求其同伴者。格羅斯忒（Gloucester）之窩柏敦（Warburton）乃當日最有才調與最有名之主教，曾著論痛陳教會領袖處理國務之責任；而學說之能滿足其意者亦可爲其同胞所接受。其言曰：「吾儕私人且改善并保存吾人尙有之私德；若患有政治上之流行病者竟叩余曰：『君之公德又如何乎？』則吾將以西班牙之俗語答之：『吾王所有已足以供吾輩矣。』」

際此最可紀念之時機，國王對於公德所抱之觀念盡人皆知，且由大眾隨意討論，但閣員除外，蓋閣員因地位關係不能不佯作信仰國王之言也。王之反對此唯一可以保證帝國和平與幸福之行動方針較格棱維爾尤爲堅決，尤爲痛切。議員之抗議措詞審慎而可刊諸上院議院議事錄者不能充分表白喬治第三（George the Third）對其大西洋隔岸之人民所懷之情感。因此之故，國王不但嫌其大臣，且進一步而對其大臣抱有一種猛烈而又操切之敵意。國王以爲內閣諸臣既謀與美和解，即對皇室有所不忠，而此種不忠無可寬恕。故王即以一種陰謀挫折之，而此種陰謀因某政治家及某史家之文學天才遂貽萬古之差。蓋國王如何利用其心腹而於國會辯論印花稅條例之時多方壓迫閣員曾經倍克（Edmund Burke）於其『對於叛徒之感想』（Thoughts on the Discontents）暴之，復由馬柯萊（Thomas Maccanlay）於其第一篇查坦論（Essay on Chatham）暴之也。而該兩作家之著作又以此次爲最謹嚴，最有力。中間經過情形由勒啓先生（Mr. Lecky）於其所著之歷史之第十一章中詳述無遺。『當議案正在考慮之時標特（Bute）之兩心腹入宮覲王，自請辭職，因決心反對印花稅條例之廢止也；但王告以不妨照常供職，隨意投票。衆喻

王意，而王之朋友即係內閣最活動之反對者矣。

雖國王努力破壞而鎮撫之工作依然告成，於是喬治第三絕不寬恕其聰明與忠順之臣僕之拯己於厄矣。既已決心處罰，王即勤求一種工具；不久果覓得一種高尚之工具，而即善用之以達一種極惡之主張焉。原英人之愛庇得（Pitt）并不強於庇得生前與死後之遭王厭惡。但當此危機，此一偉大之下院議員因平昔輕視喬治第三所厭之大臣而邀王之清睞；一旦王既確信庇得矣，即棄羅金漢如遺。以提高并點綴吾英國會史之人名爲護符，王即組織一惡劣與愚笨之內閣，而此一內閣處理國事不得其宜。困難與謗議之交錯爲當日內閣處理國內事務之特徵者，固在查坦去職之時；但其外交上最不幸與最無理由之錯誤則原於查坦名義上仍係首相之時。一七六六年七月二日國會籌款委員會通過若干議案，對於若干種輸往美洲英國殖民地之貨物課之以稅；而第十七議案即規定『所有輸入上述殖民地之茶每一常衡磅課三便士。』

夫查坦以一臣民與公民而其意見與癖好，不其偏見與氣分，影響一般行動方針之深乃如此種行動方針之受當日最有勢力而掌握國家富源與政策之帝王之影響足徵其人之偉大。正如德

國歷史若當查理第六（Charles the Sixth）逝世之時踐祚之君非腓特烈大帝（Frederic the Great）則必改趨他途；又如斐迪南（Ferdinand）與其父交惡之時爲法王者非拿破崙則西班牙可免無窮之禍；故若查坦能於適當時機與適當人物合作則英語世界之命運事後必有不同。以羅金漢爵士爲之佐——以喀文狄士爵士（Lord Cavendish）或杜得斯威爾（Dodswell）或倍克爲財政大臣——則查坦仍可藉口健康破損，繼續退隱而不至損及公衆之福利或其自身之威名。但當查坦請假之時，由格刺夫敦（Grafton）施惠而代攝首相職權，又以坦增德（Townshend）充下院宴會主席，此計遂行，且以查坦之名義行之，然而此計於一日之間一反查坦生平念念不忘之政策，且破壞查坦生平大可自傲之工作。波士頓（Boston）之屠殺；印第安人戰爭之恐怖；卡羅來那（Carolina）黨人之互相尋仇；薩拉托加（Saratoga）與約克唐（Yorktown）法國戰爭；西班牙戰爭；美洲忠臣之全滅；反英之情感，而此反英之情感日後長久左右美國之外交政策——凡茲一切皆直接由此不幸之錯亂而生。在歷史上有希望之可能中，最有理由可以相信者即若雙方同樣敬仰與信託之政治家而肯與一向贊同其對於待遇殖民地之方法所抱之見解而又對其愛護殖

民地人民之盛心表示同情之政黨同其命運，則英美兩國儘可和平相處，而分袂之日依然友好無間也。

第一次之大錯既鑄，第二次之大錯不久亦隨之而生。英國政客尙有其他事件正在討論；而勤儉和平之英人於印花稅條例廢止之後歸操舊業而不復一念美國矣。彼等不知威斯敏（Westminster）之所爲在大西洋對岸所發生之驚動。就移民而論，此乃一種粗暴之覺醒，初不問其屬於何種階級，宗教，與職業也；深信舊怨舊報，彼等即歸享其所得之勝利，而此種勝利因所有關係人皆與有分特別安全；蓋若美洲而獲達其目的，則英國亦已制服自身矣。今則不發警告，不述何種新理由，兩造中之強者又提出問題，且於某種情況之下提出問題，勢必預兆弱者之覆亡。此時美洲之局勢視印花稅條例未廢止時尤爲不詳。原國會於廢止印花稅條例時業已公然承認英人對美課稅之權利乃美人所決不承認之權利；然而十二個月之後此種權利復活，而其復活也規模視昔爲大，且表示英國此時抱實行之決心。夫移民個個皆係政客而一個之係政客并不減於他個，自不能理

解事之與彼等至有關係，曾於三十六個月間引其注意而耗其心力，又幾於重違其願使之自覺乃一民族，舉行會議，并採取聯合行動者何爲竟遭大多數英人之漠視也。

但若美洲未曾充分注意整個英國之冷淡與愚昧，則其本能亦告以幕後大臣於高撐英國優勢之旗幟時業已計算代價，而今則力戰以求勝矣。深感禍害之無端與重大，殖民地領袖無不鄭重將事。力戒自身及其黨徒勿採昔日反對印花稅條例時所施之暴烈行動，殖民地之領袖決定訴諸英人之明達與善意。賓夕法尼亞 (Pennsylvania) 之笛肯生 (Dickinson) 對英本甚忠實而每遇對英忠實即不免對美不忠之時往往不思從政，此時特以最後之力量與動人之方式反對歲入法。其『農人尺牘』 (Farmer's Letters) 既在國內收效，即託佛蘭克林於倫敦發表，且譯成法語，而兩都人士平日所讀不以戲單爲限者無不瀏覽之焉。馬薩諸塞議會毅然以宣吐美人所受之冤抑爲己任。該會用書面說明其抗爭，而即訓令其駐英代表將此信呈與英國內閣。該會又向英王呈遞請願書，書中備述馬薩諸塞之歷史，馬薩諸塞昔日之爲帝國服務，馬薩諸塞所曾享受之權利與特權，與馬薩諸塞所遭種種不能容忍之侵害行爲。措詞剛健，簡單而且甚至動人，但若斯世猶有一事

可以感動喬治第三。此類文書由撒姆耳·亞當士 (Samuel Adams) 起草，其中一種曾於全體大會之中修改七次，蓋爲刪除任何嚴厲或唐突之詞語也。然後移民準備最惡之局勢；蓋雖一再希望，然已深知最惡之局勢必有來臨之一日。彼等寓書美洲大陸之其他議會，勸其於憲法範圍內採取所有足以壯此姊妹殖民地之勢之行動，此姊妹之殖民地曾於某次大難之時依其自身之見解盡其責任，今則關於某種公共事件公然對之露其衷曲焉。

凡茲一切皆屬徒然。其請願文橫被擱置不覆，有似其係蘇格蘭繼承人會議於應行處理教區事務之時通過一種議案請求廢止合併條例者。但關於上述之通知書，則上文之比譬甚至無效；蓋英國大臣向不以殖民大臣對付美洲議會之手段待遇三島以內最微賤之地方團體也。（註二）喜爾斯布羅爵士 (Lord Hillsborough) 告馬薩諸塞總督該州代表應撤回該通知書所根據之提案，否則遞解回籍。其他十二區殖民地之議會亦奉令不得注意波士頓之請求且應如量蔑視之，若膽敢違抗，則將受閉會或解散之處分；爵士之通告既已如此，則無論何人其血管之中含有吾人之血統而其鄉間學校曾以吾人之歷史爲其歷史而誦讀者自只有一種答覆方法。朱尼阿斯 (Junius)

并非盲從美人者即據實論述之焉。『彼等被迫而施暴行，而此類暴行與叛亂相去無幾。請願書不得上達國王；而馬薩諸塞議會之連續又純憑一種武斷之條件，但觀於該議會當日之性情則此武斷之條件決非該議會所能遵守也』果然，在波士頓向所未有之全體大會之中，以九十、二議員對十七議員之多數反對收回上述之通知書。其他各殖民地議會決心贊助其指導者而抗殖民大臣所威嚇之懲罰，其實已有若干區受此懲罰矣。

在一城至他城，自紐約 (New York) 至查勒斯敦 (Charlestown)，印花稅條例下習聞之語言又可得而聞矣。自由之子開始活動。以光榮之死者遊行，與宴會慶祝，遊行時攜九十二條火炬，宴會時則幾於不斷舉觴。最重要者此時又有人公然討論組織拒用英貨同盟，少女選擇其紡織機，而少男回想氣候已漸溫和可織家製之麻毛混織物矣。就一切而論，波士頓表面上堪稱甯靜，且此種甯靜幾臻於馴服地步，直至一種不幸之事件發生時和平始被擾亂焉。初鎮守本市之某巡洋艦艦長利用其駐紮港口之機會以攔截并徵募所有由海歸來之新英格蘭水手。當其備失人望之時，該艦小船上之船員藉口違反歲入法捕一單桅船，不幸此單桅船係某著名之愛國者所有，而又稱爲

『自由』於是糾紛發生，但此次糾紛論嚴重遠不如桑得蘭（Sunderland），哈得普爾（Hartlepool）以及新英格蘭北部設有海關而時受強募隊侵擾之口岸之知事在當日紛擾時代所常應付者。但英內閣則至爲痛心而且神經過敏。禁止輸入協定最輕微之耳語與歲入暴動最遼遠之回聲，但使來自大西洋之對岸，即引起種種回憶，而此種回憶擾其心境之甯靜焉。國王尤未嘗一日忘波士頓。即在今日，其子民之中猶有人焉能諒王一切，獨不能諒王觀察其古城之方法。馬薩諸塞之首都，由國王觀之，不過一犯上作亂之中心，多自由樹而鋪有碎磚與碎玻璃者；其敵人即於此處應家製衣服閒行街上，而其朋友則塗黑炭而插羽毛焉。

無論其見解如何；喬治第三此時已能強迫內閣接受其意見矣。查坦業已引退，而不能表率百僚之格刺夫敦公爵則任財政部長（First Lord of Treasury）。斐德福黨（Bedfords）此時在內閣中之地位已甚穩固，又往往煽動國王憤怒之火焰。彼等告王王權久已凌替，不能不有以震之，五六艘巡洋艦與一旅兵士不但能使馬薩諸塞感悟其非，且可使全美悔罪。設爾奔爵士（Lord Shelburne）於當日之內閣中單獨主張明達與人道，且毅然宣稱絕不贊成於原有士兵之外再遣

一艦或一連往新英格蘭。設爾本爵士向所欽佩之佛蘭克林亦告下院若美人自願無印花稅或茶葉，則一團兵士決不能使美人購印花稅或飲茶；佛氏又謂若派兵赴美，則兵士抵美之時未見叛亂，雖難免釀成叛亂。（註三）但佛蘭克林之智慧所含之聰明過多，非喬治第三所能接受，亦非深知國王願納何種勸告之大臣所能接受。斐德福黨佔勝，而設爾本辭職。一七六八年十月初八日兵艦列陣於波士頓海口。其滿載糧食之船隻即傍一列碼頭，而此一列碼頭視煤船水手與運煤工人發生衝動之北盾（North Shields）碼頭尤爲和平。槍砲與兵士陸續登陸，而兵士擊鼓撐旗前往公有地，每人之彈藥筒各有十六發實彈藥筒。第一支隊共兩營及左右翼一營；日後陸續增加，直至波士頓一萬七千人中每男子婦孺五人即有一紅衣兵士焉。

於是情勢愈演愈壞矣。此種計畫關係如何重大，與夫此種計畫苟非立時放棄將如何無何補救，今已成爲歷史上之常事矣。但當日英人鮮知茲事關係之重大；而負有處理國事之責任者在獨眼龍間自屬盲目。即謂在吾英各級人民之中統治階級最不理解美國亦不爲過。而不能理解之一